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一 應制録一

元 虞集 撰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宫在邦家而有

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翁吉喇特氏媲德英皇

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揔覈權綱成化功

之簡易亶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縟典式賛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覩日月之合明乃睠壼

闈聿崇稱號皇后翁吉喇特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蕪夙夜以憂勤曁予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興讓令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隆教乎內脩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没思所以
尊其名稽古考文冝天錫諡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性
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絶域多
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
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徯戴
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宫俄虛黄屋臣民寡祐永遺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
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翼獻

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册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沖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

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祜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脩禮正樂刪詩定書賛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頼馬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歴唐以來定為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

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藴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

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閒諸郡

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嚙食兹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豬防

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
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
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
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

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
未能也夫親親莫内于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冨方穀矣尚有以體之
之道乎多方内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
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
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

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
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黄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
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
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
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
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

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奥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説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

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宫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颸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霧慶壽筭之方持軏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盌注輕氷藹玉漿麈尾可消時晝永絲縧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菖蒲泛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層巒總含雨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為惻我揖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蕤蕤沙上暖塵飛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媛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陳閎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馳射衝波夸獲雋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法雲還為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揔不收天廄真龍竒骨在

故知臣甫負驊騮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

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滉土星像

猗黃靈塡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㫄揚招八風乘天田

入紫宮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蘩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槖囊盛滿不辭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蟲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蘋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兀兀卧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蘋香花懐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歷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幾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勑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欽聖性日熙乃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碁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碁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詩曰顒顒昂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

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搆禍蹈機穽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

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賛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兹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維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賛

天歴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敭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勑其上識以寳璽而命臣集述賛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賛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

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諮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褰贊周旋温温其儀侃侃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吴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

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黄石者盖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者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賛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賛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

為象兼馬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猋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脩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駉駉而在朝樂彼超驤內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葢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廵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騋出焉葢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

雲立仗羣趨卻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芻秣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録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賛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

秉天噓雲耀日爰勑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賛辭

瑞鶴賛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布呼齊中書平章政事臣伊拉齊御史中丞臣托音鼐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布呼齊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層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予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
蓋雜華霧以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
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
若羣真之並駕從仙仗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
目瞻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
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徵
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
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

作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遥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宫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布呼齊等不敢隠其事繪圖以聞傳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横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兹宫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

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賛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
帝在位之五年今玆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
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
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
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賛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宫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
我忱禱緑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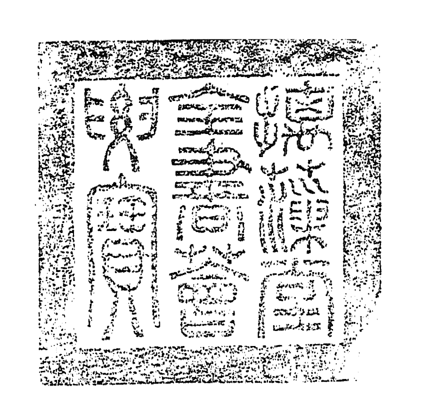
有飛者羽如雪映闕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九頁後四行布呼密舊作卜灰木今改　十三頁後三行庫庫岱舊作濶濶帶今改　後五行阿珠舊作阿术今改後仿此　十四頁前二行琿塔海舊作渾都海今改　十五頁前八行伊喇舊作移剌今改後仿此　後二行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後仿此　十九頁後四行僧格舊作桑葛今改後仿此　二十一頁前七行繖巴喇舊作三不剌今改　二十四頁後

三行齊勤特穆爾舊作赤金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二十六頁前四行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後仿此

卷二十一第一頁前七行翁吉喇特舊作瓮吉剌今改後仿此　十六頁後三行布呼齊舊作不蘭奚今改後仿此　後四行伊拉齊舊作亦列赤　又托音爲舊作脱盈納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二 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二 應制錄二

元 虞集 撰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化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娩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幵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

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邀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郓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祗協彝章公主昇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皂纆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

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

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雅克特穆爾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旣

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鷙有謀英鋭無

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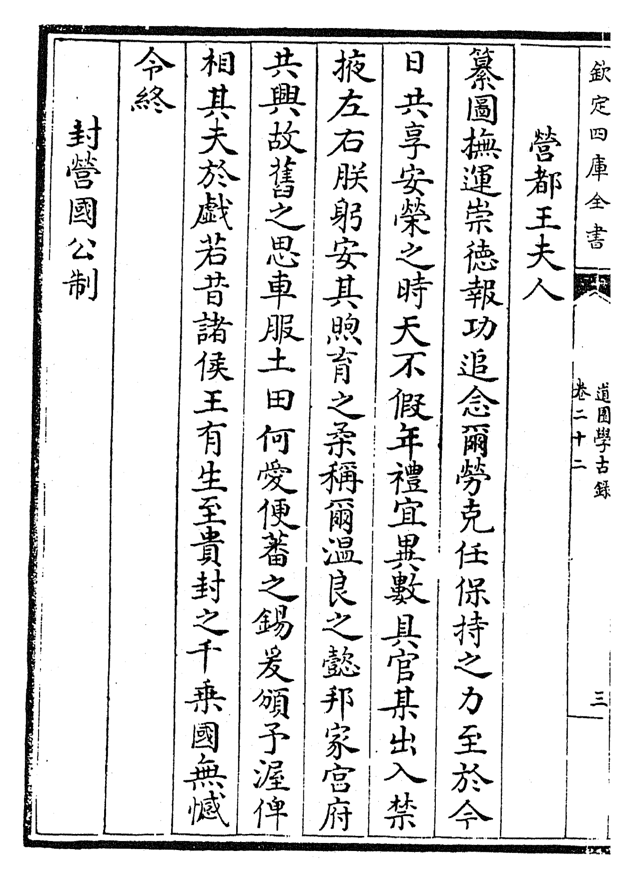
報功盟書啟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

符力扶景祚父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

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决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懐綏輯之恩城闉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慚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祚以土田禮冠絶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乎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報朕用獎於勲勞建大中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
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温厚而老成卜
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
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
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
洒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
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啟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櫜鞬而未釋傷雨露之逾深靈轜以歸籌帷頓失追予纘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閟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子懷乃增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於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於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錫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敬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

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幹齊爾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内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徧践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名使北還猶駐襜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遽致慭遺之誄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貢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

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
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睠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
增耀於褘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斡齊爾妻特克哩柔嘉而
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
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
宜鼎食之珍於乎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

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睠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彝章特還卹典具官哈克繖秉資謹愿接物寛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闥盖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盡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

永終譽遠興遠既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兹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遥姑遂懐鄉之志子孫不墜益推報國之忠

封雅克布琳知院祖明埒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啟戎行有左弭右鞬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榮不及於當時勲業迺興於

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乎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
上谷責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闕　母子有成人之
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
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啟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
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乎酬其爵邑欲
遠舉於雲中資爾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兹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邦典於乎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詳慎卓矣橐鞬之冑儼然韋布之風始事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洊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遘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羅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

文恥獨為於君子曁於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為説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黄髮之詢是用建爾上公保兹東魯可優游於舘閣用勷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亦爲具瞻於几几俾之者艾泰山庸作於岩岩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烏括堅巴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宏丙敎爰錫嘉稱烏括堅巴歷

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説真如之緼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戩藏布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戩藏布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普宏宣於内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己者二萬户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

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岀庶徵之禎祥迺睠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靡休行及於千年皃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霤輯多寶

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
賚書噫悳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
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
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睠茲大歷之在予懐昔異人之
輔世具官某傚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
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徴於著龜成功不居

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太和之中
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
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齋明保合天人之際
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蓰而弗留每當宁而永
嘅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遊俾極崇稱以表高致
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
之皇祚尚紆玄覽祇若寵章
天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幸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無斁於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論修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額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呼圖克婁都哩默色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歷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敕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

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考於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承奉䟽節為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

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於乎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琺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十雨五風詠讃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

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閲圖書旦莫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内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布呼齊以所領膳醫臣和斯輝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以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留守臣錦結努庀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一巳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巳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民立命者盖如此天歷三年某月某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内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太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

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
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
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薩勒迪大禧院使臣
鴻和爾布哈大司農臣張錦結努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鄂允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錦
結努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
帝王之於民也具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禬禳

治砭焫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 奉勅撰

大統既正海内定一廼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

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内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斵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户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户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廵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維詞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濬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静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
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
非工巧所能摹儗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勑命臣
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為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
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
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
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
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

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為古言竒奥盖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兹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盖以為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頼不然則謫見

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

天歷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歷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徼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

夫臣巴延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
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
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
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
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以成
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
殺智出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考帝王之道

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

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蠧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三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

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涖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涖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

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齊爾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歷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勑臣集書其牓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

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

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躋乎空寂則絶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趍下而不争渟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

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攖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

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於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庋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巴拉實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録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禄土田弓矢衣

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為此書度越千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勲舊之家内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臣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忭舞蹈奉詔歌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於名山嚴奉

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於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説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

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白意之徼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

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勑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巴拉實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儗為太上老君説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

清正一宫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閣
閣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
有勑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
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儗諸
形容而像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
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

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為天又曰為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

謂之老君猶以為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為乎上古聖神以為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

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

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勑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於番昜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獘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

送神曲以祀神神焉郡人以廟謚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
袁仁慶之别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寛阜因玄妙觀住持
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於其側以
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
仍以梅鋗将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
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
以饗之民大悦明年大宗師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奩
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勑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

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顧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

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

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顔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爲

故萬戸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别祠前太守今浙省

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

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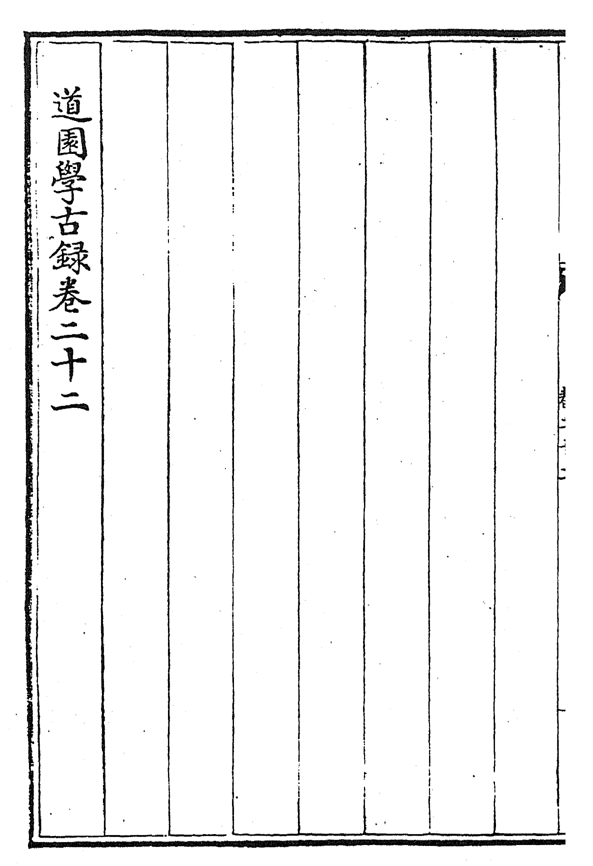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巴拉實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

宮宜勒銘有勑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兹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

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儆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具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西惟番為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冲含生

所資神明來宫額額千里専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
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别而理之新宫乃成既遷既好
嵗久弗斁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
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
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曽孫曽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
宫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昌其有替文恵之褒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徳勿私爾邦恵
我四國史臣脩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詒在兹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二